



論「劉全進瓜」故事在戲曲中的演變

沈惠如

東吳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摘要

「劉全進瓜」故事出自《西遊記》第十一回，敘述唐太宗遊地府時，曾答應要給十殿閻羅奉送南瓜。劉全因和妻子吵架，導致其妻李翠蓮自殺，劉全為此捨了性命，願以死進瓜。到了陰間，十殿閻羅明白原委，查看生死簿，發現他夫妻們都有登仙之壽，於是讓劉全還陽，李翠蓮還魂，附身於剛去世的唐御妹李玉英之身，夫妻二人歡歡喜喜還鄉。故事最早見於元代楊顯之的雜劇《劉泉進瓜》，《錄鬼簿》、《太和正音譜》、《元曲選目》、《今樂考證》、《曲錄》均著錄此劇簡名，但今未見傳本。劉全進瓜以其內在的故事張力，在後代戲曲中仍然傳唱不衰，並脫離《西遊記》，以單線發展的形式形成獨立的傳播體系。而在傳播過程中，也被賦予種種內涵，呈現出不同的故事面貌，表現出鮮明的題材選擇傾向。本文即思加以規整，試圖理出此故事演變的軌跡，並看出各種戲曲作品主題思想的差異。

關鍵字：劉全進瓜、進瓜記、釣漁船、西遊記。



On the Evolution of "Liu Quan Jin Gua" in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Hui-Ju Shen*

Abstract

Story of "Liu Quan Jin Gua" is from the eleventh round of *Journey to the West*. When Tang Taizong visited the hell, he promised to give pumpkins to Yamaraj. Liu Quan quarreled with his wife, Li Cuilian, and caused her to commit suicide. Liu Quan gave up his life for this and would like to dedicate melons. The story first appeared in the Yuan dynasty. With its inherent story tension, it is still handed down in the future. Separating from *Journey to the West*, it became an independent communication system by a single line development form.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it was also endowed with various connotations and showed different story appearances and clear tendency to choose themes. In this paper, I would like to regularize and figure out the trajectory of the evolution of this story. In addition, to clarify the differences of main points among the works.

Keywords: Liu Quan Jin Gua, Jin Gua Ji, Fishing Boat, *Journey to the West*.

* Associate Professor, Soochow University.



一、前言

「劉全進瓜」故事包含「魏徵夢斬涇河龍」、「唐太宗遊地府」、「劉全進瓜、李翠蓮還魂」三個敘事單元，分別出自《西遊記》第九回「袁守誠妙算無私曲·老龍王拙計犯天條」、第十回「二將軍宮門鎮鬼·唐太宗地府還魂」、第十一回「還受生唐王遵善果·度孤魂蕭瑀正空門」¹。在小說中，它聯繫著「大鬧天宮」和「西天取經」的情節，但在戲曲和說唱文本中，則常被獨立抽出，敘述唐太宗遊地府時，曾答應要給十殿閻羅奉送南瓜，劉全因和妻子吵架，導致其妻李翠蓮自殺，劉全為此捨了性命，願以死進瓜。到了陰間，十殿閻羅明白原委，查看生死簿，發現他夫妻們都有登仙之壽，於是讓劉全還陽，李翠蓮還魂，附身於剛去世的唐太宗御妹李玉英之身，夫妻二人歡歡喜喜還鄉。不過在各種版本中，常依敘事重心的偏移而發展成不同方向的故事，「唐太宗遊地府」往往轉成以「劉全進瓜、李翠蓮還魂」為主的愛情故事，尤其在明清傳奇中，更是因創作旨趣不同而呈現了思想的轉變，情節結構也更趨豐富。

2008年，日人磯部彰〈社會階層帶來的文學變化——談劉全進瓜、李翠蓮還魂故事〉一文²，雖比較了內府本《進瓜記》和秦腔、說唱文學故事的不同，但強調的是宮廷與民間系統的差異；2010年趙毓龍於遼寧大學碩士論文《劉全進瓜故事演變研究——以戲曲文本為中心》摘要中說：「小說、說唱文本系統以『唐太宗遊地府』為敘事重心，展開『互文性』闡釋，而將戲曲文本系統中形成的以「劉全進瓜，李翠蓮還魂」為敘事重心的新故事排斥在外，使之未能長期居於流通管道的中心，以至退化、消亡。」這裡所說的退化與消亡，下筆有些重，至少故事

¹ [明]世德堂刊：《西遊記》（世德堂本），《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² 《中國文學研究（輯刊）》十一輯，2008年01期。



在戲曲文本中還繼續進行著，且在說唱文學中也有一定的份量與位置。該文作者還說：「在戲曲文本系統中獲得新生的『劉全進瓜故事』並未在之後的傳播中表現出任何優勢。相反，故事迅速退化不僅未被其他文本系統接收、繼承，連在戲曲文本系統內部也未能延續其生命。」這一點，筆者認為值得商榷。事實上劉全進瓜故事在戲曲中的生命是有延續的，除了秦腔等地方戲外，近年明華園歌仔戲團還盛演不衰，情節也有修整精進。

劉全進瓜以其內在的故事張力，在後代戲曲中仍然傳唱不衰，並脫離《西遊記》，以單線發展的形式形成獨立的傳播體系。而在傳播過程中，也被賦予種種內涵，呈現出不同的故事版本，表現出鮮明的體裁選擇傾向。本文即思加以規整，試圖理出此故事演變的軌跡，並看出各類作品主題思想的差異。

二、元雜劇對「劉全進瓜」故事完整提煉的貢獻

完整的「劉全進瓜」故事，應是包含「斬龍」（魏徵夢斬涇河龍）、「遊冥」（唐太宗遊地府）以及「進瓜」（劉全進瓜、李翠蓮還魂）三個看似獨立、卻又因果環環相扣的情節鍊，且是涵容在《西遊記》的故事之中，但因為自成首尾，因此在傳播的過程中常是獨立流傳、敷演。

故事大意是說：涇河龍王與袁守誠打賭，錯行兩布，被唐太宗李世民的老臣魏徵於睡夢中斬首，涇河龍王要唐太宗還命，整得唐太宗日夜不得安寧，最後重病而亡。在他死前，魏徵奏道：「陛下寬心，臣有一事，管保陛下長生。」太宗道：「病勢已入膏肓，命將危矣，如何保得？」徵云：「臣有書一封，進與陛下，捎去到冥司，付酆都判官崔珏。」太宗道：「崔珏是誰？」徵云：「崔珏乃是太上先皇帝駕前之臣，先受茲州令，後升禮部侍郎。再日與臣八拜為交，相知甚厚。」



他如今已死，現在陰司做掌生死文簿的酆都判官，夢中常與臣相會。此去若將此書付與他，他念微臣薄分，必然放陛下回來。管教魂魄還陽世，定取龍顏轉帝都。」唐太宗到地府後，受到十殿閻羅的款待，又經崔珏幫忙，偷改生死簿，使唐太宗得以還陽，唐太宗遊地府還魂後，出榜徵求人冥進瓜使者，劉全前往應徵。至地府，閻君致謝，欲使還魂而劉告知其妻自縊之事，後閻王放二人回生。但劉妻屍已壞，乃借太宗妹玉英公主之屍還魂，太宗得知便以妹配劉全。太宗還陽後，不僅讓劉全獻瓜給十殿閻羅，並做一場水陸大會，再尋一個取經人，去西方極樂取三藏經普度東土眾生。

在百回本《西遊記》中，「進瓜」看似是「遊冥」情節的「果」，卻非最大的「果」。小說中，唐太宗還陽的最大結果是「出榜招僧，修建水陸大會，超度冥府孤魂」，從而引出了「根源又好，德行又高。千經萬典，無所不通，佛號仙音，無般不會」的高僧玄奘，將故事導入「取經」的大架構中，「進瓜」其實算是「副產品」。不過在後世的演變中，倒是有些版本刻意跟玄奘或取經一事扣合，容後詳述。

元雜劇關於這段故事的劇本有：《魏徵斬涇河龍》雜劇，《傳奇匯考標目》「別本」著錄，作者、題目、正名均無考。³《劉泉進瓜》雜劇，《錄鬼簿》著錄，作者楊顯之，題目、正名無考。⁴《崔府君》戲文，《傳奇匯考標目》「別本」著錄，作者不可考。⁵崔府君即崔子玉，本劇可能演崔子玉引導太宗遊冥，並私改生死簿一事。關於魏徵斬蛟龍，頗具神話色彩，因為「水患」是民生大忌，而「斬龍」故事發源於涇河流域，其中上游便是古代好發水患之地，人們常將此類災害

³ 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670~671。

⁴ 同註2，頁168。

⁵ 同註2，頁62。



歸咎於蛟龍作祟，因此創造出一系列的斬蛟英雄故事，或將斬蛟事蹟安插在英雄身上，作為心理的慰藉。唐人將此故事附會到魏徵身上，於是有了「魏徵斬蛟龍」的故事。明·朱鼎臣《唐三藏西遊釋厄傳》卷五的兩條回目「太宗詔魏徵救蛟龍」、「魏徵弈棋斬蛟龍」即是⁶。斬蛟故事常常跟龍王故事揉合在一起，將「水患」解釋為龍王發怒，體現「水患意識」的普遍性。而《西遊記》中的「斬龍」衍生成龍王與卜卦者賭賽，於是涇河龍王更改雨時與雨量，水患的破壞力減弱，反而更像是一場遊戲，充滿了民間趣味性。不過人們潛意識中依然無法擺脫這種自然災害的恐懼，於是意氣用事的涇河龍王遭到極端懲處。

至於「劉全進瓜」的細節是：劉全之妻李翠蓮以金釵齋僧，劉全責其擅出閨門，不守婦道。李翠蓮氣不過而自殘，撇下一雙兒女。劉全悔恨異常，正值唐太宗還陽，放榜召入冥進瓜者。劉全捨家棄子，揭榜進瓜。閻王詢問劉全，得知李翠蓮縊死，遂令二人相會，並放其還陽。李翠蓮身亡日久，屍首無存，正值太宗之妹玉英公主猝死，遂借屍還魂。一場誤會後，太宗得知真相，厚賜二人，夫妻歡喜還鄉。

元代楊顯之的雜劇《劉泉進瓜》，是目前可知有關該故事最早的戲曲文本。惜劇本已佚，僅有存目。楊顯之，大都人，與關漢卿為莫逆交，推測該故事至元初已發展相當成熟，且在民間流播甚廣，以致引起文人劇作家注意。莊一拂先生在《古典戲曲存目彙考》中言：

按《西遊記》小說載此本事，即魏徵夢誅涇河老龍，劉全應募以死進瓜，劉妻李翠蓮借屍還魂。是為唐三藏西天取經之張本。⁷

⁶ [明]朱鼎臣、楊致和《唐三藏西遊釋厄傳·西遊記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

⁷ 同註3。



似乎認為該劇融合「斬龍」、「遊冥」、「進瓜」三者而成。但以元雜劇四折一楔子的架構看來，應該容納不下那麼多故事，何況另有《魏徵斬涇河龍》雜劇。

「進瓜」故事本身已具有極強的戲劇性：劉泉誤會妻子有姦情而大罵、劉妻憤懣自縊、劉泉面對兒女悔恨交加、劉泉揭榜、劉泉在地獄的見聞、劉泉與妻相見、難捨難分、閻王放二人還生、劉妻借屍還魂、太宗與宮人誤會、劉泉夫婦歡喜重逢等。實是塞不下「斬龍」、「遊冥」等情節了。

三、清傳奇《釣魚船》演變為漁夫純情曲

在明清戲曲中，以「進瓜」為重心的有明·王昆玉《進瓜記》傳奇（已佚）、清·張大復的《釣魚船》傳奇，以及清·闕名的《進瓜記》傳奇（後文簡稱「內府本」，考證詳後），由於劇作家們的巧手編織，織就了一幅跨越三界的漁夫純情曲。

百回本《西遊記》刊行後，使「西遊故事」開始以比較固定的形態流傳，之後的「西遊戲」多以小說為藍本，「劉全進瓜」故事也開始出現新的樣貌。明代有一部搬演該故事的傳奇—王昆玉《進瓜記》（後簡稱王本）。明人祁彪佳《遠山堂曲品》「具品」裡著錄此劇：

《進瓜》，王昆玉，從《西遊記》截出一段，曲亦襯貼，李翠蓮借魂成婚，恰得結體。⁸

此劇今已不傳。不過另有一部同名傳奇，作者不詳，現存清乾隆間內府精抄本。由於名稱相同，有學者認為即是《遠山堂曲品》所著錄的作品，如莊一拂《古典

⁸ [明] 祁彪佳《遠山堂曲品》，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頁101。



《戲曲存目彙考》即將該劇歸在王昆玉名下；⁹《古本戲曲劇目提要》《進瓜記》條如此紀錄：

《進瓜記》，王昆玉撰。《遠山堂曲品》著錄。王昆玉生卒事蹟不詳。此劇不分卷共 18 出。據《西遊記》編寫。……此劇每出均七字標目。每出均注明曲牌所用韻目，大部分唱昆腔，偶有數出唱弋腔。科介完整齊全，穿戴亦均詳備。¹⁰

從引文來看，《提要》描述的是應清內府抄本《進瓜記》，卻將作者定為王昆玉。因為《遠山堂曲品》中著錄的《進瓜記》未記齣數，《提要》明確說出 18 齣，反而是與內府本《進瓜記》同；而祁彪佳也明確說借屍還魂者為李翠蓮，但內府本《進瓜記》中劉全之妻為則為陶氏。反倒是清初張大復的傳奇《釣魚船》中，劉全之妻正為陶氏，且透過比對，發現內府本《進瓜記》在曲、文上因襲《釣魚船》者頗多，而情節結構也主要是對《釣魚船》的內容刪減、調整¹¹。所以說內府本《進瓜記》是根據《釣魚船》改編而成的作品，是清傳奇，與明代王昆玉《進瓜記》不同。

儘管王本《進瓜記》已失傳，但在「劉全進瓜」故事的演變中仍是舉足輕重的。至少就長篇巨製的傳奇而言，王本《進瓜記》定下了情節架構的基礎。

2018 年 5 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胡勝、趙毓龍校注的《西遊戲曲集》，收錄了明代張大復的《釣魚船》及清內府本《進瓜記》，讓我們得以一窺這兩個

⁹ 同註 2，頁 1040。

¹⁰ 李修生《古本戲曲劇目提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 年，頁 349。

¹¹ 參見趙毓龍《劉全進瓜故事演變研究—以戲曲文本為中心》，遼寧大學碩士論文，2010 年 5 月，頁 24~25。



稀見劇本的端倪¹²。茲先將《釣魚船》情節概要整理如下：

齣目	劇情概要
第一齣	全劇劇情梗概
第二齣	漁人劉全與其妻陶氏，江上擺渡。逢客人欲至對岸賞梅，相助渡江。客人渡江後，指點陶氏漁獲豐收之處為報，並邀劉全隔日城中一見。
第三齣	瓊英公主與唐太宗閒聊。唐太宗抱怨魏徵直言進諫，瓊英公主則言夢中不祥之兆，自知病弱命薄。唐太宗急召魏徵，探求意見化解瓊英公主命中劫數。
第四齣	劉全夫妻依客人之言，定處下網，果真漁獲無數。劉全喜見豐收，欲依約前往城中相會。
第五齣	涇河龍王獲知水族蕭索，乃因劉全夫妻捕魚之故，勃然大怒。與水族眾臣商議，傾覆劉全漁船，叫其葬身河底，避免水族滅亡。
第六齣	渡江之客李淳風，長安賣卜，盡解疑難。皇親國戚、權臣高官，咸來問卜。劉全依約來訪，李淳風見其有亡身喪家之災，助其避禍，無奈陶氏難逃死劫。龍王化身凡人，前來問卜，特以隔日雨時、雨量問之，若不符李淳風之料，將碎其招牌。
第七齣	陶氏於江上等候劉全歸來，霎時陰風慘慘，雲迷霧暗，波翻浪掀。
第八齣	陶氏葬入江中，被擒至龍王面前，龍王審問李淳風一事，陶氏娓娓道來。龍王氣憤難平，以陶氏入油鍋，由眾水族分食消恨。玉旨下詔，隔日雨時、雨量悉數依李淳風之卜，龍王逕行改易。
第九齣	劉全躲過劫禍，返家途中得知妻子葬身江底，傷心欲絕。
第十齣	龍王擅改雨時、雨量，託辭李淳風之斷有誤，前去李家怒砸招牌。李淳風早悉龍王身分，預見其觸犯天條，龍首不保。龍王懇求相救，李淳風指點迷津。
第十一齣	陶氏入地府，渴求陰差通融，見丈夫劉全一面。
第十二齣	玉帝敕旨到來，天曹擒龍身，人曹魏徵斬龍首，地曹崔珏收龍魂，三界合作，以昭天理。
第十三齣	唐太宗憂心瓊英公主病體及夢中不祥之兆，尋思解決辦法。似夢非夢間，龍王前來相求，唐太宗收明珠為盟，允諾相救。

¹² 以下《釣魚船》、《進瓜記》引文皆出自此書。



第十四齣	劉全於涇河邊哭奠其妻，偶遇李淳風。李淳風允保劉全夫妻二人他日重逢。
第十五齣	唐太宗召魏徵宮中博弈，弈畢，喝酒遣興。酒畢，魏徵於席上酣眠，唐太宗欣守解救龍王之諾。怎料魏徵夢中斬龍，唐太宗失信龍王。
第十六齣	天妃召判官崔珏呈上五湖四海鱗界生死簿籍，知曉涇河龍王怒犯天條，斬首處決。然龍王冤氣滿身，苦訴唐太宗應允相救之事，央請天妃主持公道。
第十七齣	魏徵夜觀乾象，發現妖星侵入帝座，憂心唐太宗安危。特請李淳風前來解禳，護佑唐太宗。
第十八齣	唐太宗神思恍惚、心神不寧，夢中見龍王訴冤索命，幸得鍾馗、魏徵、尉遲敬德、秦叔寶等人相護。
第十九齣	魏徵與龍王論辯是非，龍王憤恨難平，索命報冤一事，未能善了。魏徵深恐唐太宗性命不保。
第二十齣	瓊英公主知唐太宗龍體欠安，前來探視。唐太宗深明性命垂危，召魏徵交代後事。魏徵修書一封，他日若遇判官崔珏，請唐太宗將信予之，定有解決之道。
第二十一齣	判官崔珏奉天妃之旨，勾太宗魂魄與龍王折辯。唐太宗交予崔珏魏徵書信，崔珏始知太宗建祠功德，護其幽冥之路，暢行無阻。
第二十二齣	唐太宗與龍王論辯，天妃評斷是非。龍王觸犯天條，天數已盡；唐太宗洪福未終，陽壽尚久。太宗允諾還陽後獻瓜相敬。
第二十三齣	唐太宗七日還陽復生，廣修佛事，追薦超生。張貼黃榜，徵志願者，陰司進瓜。
第二十四齣	劉全喪妻，陰陽兩隔，心生死意。自揭黃榜，陰司進瓜，只求夫妻聚首一線機會。
第二十五齣	魏徵始知劉全揭榜，乃依李淳風之言。劉全攜金牌、聖旨與瓜果，幽冥地府，踽踽獨行。行間遇天妃微服，獻上瓜果。天妃念其一往情深，允其夫妻聚首。
第二十六齣	劉全枉死城中會陶氏，兩人共話哀腸，死生契闊，不願分飛。
第二十七齣	劉全不願陶氏形單影隻、獨沉泉壤，陶氏不捨劉全陽壽未盡，枉送性命。天妃念二人恩長義久，成全其重返陽世，再結夫妻情緣。
第二十八齣	瓊英公主香消玉殞，不消片刻，死而復生，滿口劉全、陶氏之事。唐太宗心知陶氏借屍還魂。



第二十九齣	魏徵見劉全還陽，引李淳風相會。李淳風和盤托出劉全夫妻之事。唐太宗念瓊英公主手足之情，感劉全夫妻鸞鵲情深，特招劉全為瓊英公主駙馬。
第三十齣	劉全夫妻再敘舊緣，恩愛永團圓。

張大復《釣魚船》對《西遊記》原著中的角色人物進行了部份改編。首先是劇中主角漁夫劉全，是結合了小說中第十回的漁夫張稍及十一回進瓜者劉全兩個人物。小說中劉全的妻子是李翠蓮，二人家財萬貫。而劇中其妻名為陶氏，二人生活清貧。此外，還將唐太宗御妹玉英改名為瓊英，把卜算者袁守誠改為李淳風，唐太宗、魏徵和龍王的身份沒變，但新增了掌管五湖四海的天妃角色。

小說寫太宗入冥的前因，是張稍打漁一事。第十回敘述漁夫張稍及樵子李定吟詩作對，並揭露張稍打漁豐收的背後原因，乃是由於得到袁守誠幫助。這番對話傳到巡海夜叉耳中，便上報龍王。龍王怒氣難平，喬裝為白衣秀士找袁守誠報復，故意讓他卜算雨況。豈料玉旨令龍王發雨，雨況符合袁守誠之算。龍王為了贏他而聽從軍師之計改雨況，因此犯了天條。龍王為免喪命，入太宗夢中向他求情。天庭令人曹魏徵夢斬龍王，太宗故意與魏徵下棋，使魏徵錯失龍王被斬時機。豈料魏徵棋局中入夢行斬，龍王已死，太宗失信。龍王冤魂連日向太宗索命，魏徵為救太宗，修書給地曹崔珏，讓太宗到陰司時傳書。於是太宗病亡，被迎接入冥。

本劇和小說的情節相似，但增加了劉全夫妻情義的情節。主情線節始於第二齣，演劉全夫妻上場，二人十分恩愛。接著李淳風上場，劉全渡他過江，並盛情招待。第四齣是過場，演劉全與船工打漁，他按照李淳風指引的有利位置下網，滿載而歸，可見劇中明顯加強了劉全故事細節的份量。第三齣是副情節線的開展，太宗、瓊英、魏徵初次上場。太宗御妹在兩個文本中都是劉全妻子借屍還魂的人



物，但她在小說中第十二回才上場，敘述她跌死之事。劇作家加重瓊英的角色份量，如兄妹之情，且以夢兆（李代桃僵之夢）作為借屍還魂的伏筆，並引發太宗召魏徵上場解夢。第五齣演巡海夜叉調查發現捕漁真相，水族怨聲沸騰，龍王決定報復。小說中龍王只向袁守誠報復，沒有責難張稍。劇中龍王則欲向二人報復，把進瓜和入冥兩條線連接得更緊密。第六齣上半場演李淳風對劉全看相，指出其殺身之禍，留他作客避難。中場演龍王喬裝到李淳風處，借試探卜雨去報復。下半場演李淳風算出陶氏已遭橫死。將龍王報復牽涉到劉全妻子身上，讓劉全更有罪惡感。第八齣上半場演水族將打漁事遷怒於陶氏，烹煮其屍身作報復。下半場交代了龍王接旨，驚見李淳風算準雨況，與水族商量計策，決定犯天條。第九齣演劉全尋找船和妻子，得悉已遭橫禍，起了尋死念頭。陶氏之死，使劉全生無可戀，作為進瓜的主要動機。

第十齣龍王向李淳風求救，李淳風示意他找太宗。這齣與小說情節大致相同，但在場面上添加了問卜答謝的情節，加強李淳風的形象。十二齣演魏徵觀星，預測太宗命危，其後天曹傳旨、地曹前來問況，商討龍王問斬之事。第十三齣演太宗看推背圖時入夢，夢見龍王化身金線藏於圖中，後現身向他求救。小說中是太宗夢見步出花陰，偶遇龍王，劇中改為太宗看推背圖，暗中連接了第十齣李淳風指點龍王之法。第十四齣演劉全祭祀亡妻，李淳風安慰他，並指出了夫妻有望重聚，為進瓜埋下伏線。十五齣上半場演太宗與魏徵對奕，下半場演魏徵夢斬龍王。小說中夢斬龍王的具體情境是透過魏徵憶述的，本劇則上演了問斬的情境，而且講究排場。第十六齣演天妃上場，有感怨氣漫天，崔珏查出龍王含冤，於是龍王向天妃訴冤。第十七齣預示了接下來龍王索命、太宗病亡、魏徵修書等情節。

二十齣演瓊英向太宗探病，魏徵託太宗傳書保命，太宗病亡。小說的情節比較豐富，敘述了觀音相救、三公救駕、太后相議殯事等情節。相較之下，本劇情



節集中在龍王身上，沒有編寫過多其餘角色。小說的第二階段是太宗入冥。作者花大量筆墨敘述太宗遊地府。主要敘述太宗將魏徵書信傳給崔珏，崔珏念及與魏徵情誼，決定使太宗還陽，但還須到森羅殿與十代閻王對案。劇本則沒有詳細編演太宗入冥。廿一齣演崔珏接引，看到魏徵書信，為太宗在命簿加筆添壽。太宗到天妃處，途中被鬼所纏，散錢路通。廿二齣演天妃與太宗、龍王對案，天妃見太宗命數未盡，於是送他還陽，太宗許諾進瓜。本劇的情節刪減了小說中冥遊的大量情節，但改寫崔珏相救的原因。小說中魏徵修書向地曹崔珏求情，崔珏感念生前與魏徵交情，便使太宗還陽。單憑交情說情有些牽強，劇本則在第三齣埋下伏筆：太宗許為天曹、地曹建祠之事。崔珏說：「原來蒙陛下敕書建祠，未及報謝。若非魏人曹書來，小判可不錯過？」太宗有恩於崔珏，崔珏添壽為報恩更合乎情理。

劇中廿四至廿七齣是劉全進瓜主情節線的發展。廿四齣演劉全揭榜，訴說思念亡妻之情，並交代了抑鬱成病，欲再度輕生。廿五至廿八齣進瓜的過程中，劉全表達了對妻子的真情，二人相會，天妃設下赴油鍋的試煉，劉全無畏，二人重生。廿九齣上半場演瓊英病亡，太宗與她訴說兄妹情。下半場演陶氏借瓊英肉身還魂，醒來後沒見丈夫，感到悲傷。三十齣演劉全還陽，進宮後夫妻相認。劇中改編了瓊英之死及陶氏還魂的情況。小說描寫玉英在花陰下跌死，李翠蓮因歸陰日久，屍身無存。劇中瓊英早有李代桃僵的夢兆，最後病死，而陶氏的屍身亦被魚類報復時吃了。

劇作家張大復十分留意營造戲劇效果，例如第十四齣夢斬龍王之前，劉全祭祀亡妻，快結束時李淳風指出風雲變色，突然「四將擒龍轉下」，以路過之姿在剎那間上、下場，交代了龍王被捉一事，又製造懸念，使觀眾期待下一齣。第十五齣，外扮魏徵與太宗博弈，當魏徵「暈介」，同時展開場上的夢境空間。臺上



一處是太宗看著「隱几而臥」之魏徵，另一處即有末扮魏徵上場，又「內喊介」，製造聲響效果，龍王被押上場。龍王上場求饒不得，魏徵準時行刑斬首。當他完成了「殺介」的動作，夢中世界的腳色全部下場，現實世界的魏徵隨即醒來。

張大復有意把劉全塑造為一個「情種」。他改變了劉全進瓜的原因，劉全進瓜是因為思念妻子。小說中劉全對閻王解釋他進瓜的原因，他說：「因妻李氏縊死，撇下兒女，無人看管，小人情願捨家棄子，捐軀報國。」（《西遊記》第十一回）至於他妻子因何事自縊以及她本身的形象，小說中言：「姓劉名全，家有萬貫之資。只因妻李翠蓮在門首拔金釵齋僧，劉全罵了他幾句，說他不遵婦道，擅出閨門。李氏忍氣不過，自縊而死。撇下一雙兒女年幼，晝夜悲啼。劉全又不忍見，無奈，遂捨了性命，棄了家緣，撇了兒女，情願以死進瓜，將皇榜揭了，來見唐王。」

由此可見，小說中的妻子被丈夫誤會為不守婦道，悔氣而死，最後因閻王查看命簿發現二人有登仙之壽而使之還陽。這個說法，之後有被其他劇本沿用，而《釣漁船》一劇則改造了劉全夫妻地府相逢、還魂因緣。首先改寫二人身份，劉全從「萬貫之資」的富家子變為清貧而且心地善良的漁夫，妻子與他甘於清貧，最後二人都不要太宗賞賜，只要一艘釣魚船。

這齣戲可以定位為「漁夫純情曲」，第一齣家門清楚交代以劉全夫妻還魂作主線：「漁郎情痴願情死，黃泉重見親妻子。」點出了「情痴」二字。第二齣演劉全夫妻恩愛，二人寒雪中互相關懷，共飲暖酒，劉全發下情誓：「我與你漁歌同唱，布衾同夢，瓦甌同倒，與沙頭雙雙匹鳥戲輕狂。」第九齣，劉全得知妻子身亡後，痛心欲絕唱了【山坡羊】：

和你喜孜孜剛剛分手，痛切切沉沉災咎。生擦擦夫妻兩開，更不料活潑潑



同喪波濤溜。妻吓！我腸寸柔，我生不若休。斷腸人今日才開首，似中彈
賓鴻，拆開佳偶。

劉全失去妻子，決定投江，幸得友人相勸才留住性命，他的求死之舉足見其痴情。
第十一齣演陶氏被判枉死城，苦嘆相思：

【前腔】模糊愁淚傾，雲山杳冥。這一帶好似涇河了。怎麼漁舟也不見？
湖光山色不堪爭。你看我丈夫，穿著素縞，望著江邊祭奠。好苦吓！這是
為著奴家也，嚶嚶耳畔斷腸聲也。丈夫吓！你妻子在這裡。頻叫苦，不曾
停，分明咫尺隔萬層。

此處透過魂旦的視角觀看劉全在陽間為其祭祀，曲辭幽怨，以及聽不見的呼喚聲、
觸不到的山河，渲染出陰陽相隔的無奈。第十四齣演劉全哭祭亡妻，呼應十一齣，
仿佛因情而產生了人鬼感通的微妙之境。劉全神色潦倒，「夜泣黃昏」。當他看
見沙邊鷗鷺，又憶起往日恩愛情形，感到「痛心如割」。並唱【一江風】：「望
河濱瀼瀼無窮恨，枉教何人問伴湖君，怎能個共枕同、誓海盟？山欲見情難盡，
妻房何處魂，鑒我哀情懇。」劉全對妻子的痴情，從其投江被勸阻後，竟再次為
情而死。第廿四齣演劉全揭榜到地府進瓜。劉全交代因妻死而不勝悲苦，患上「狂
病」。他唱【桂枝香】：

夫妻恩義鑽心入髓，思量再得逢伊，除是黃泉重會。愁腸淚眼，愁腸淚眼，
無窮無際，心焦身悴且徘徊，我無意於人世，結個來生再世期。

劉全為情生病、無心戀世，再次尋求自盡。他一而再的求死之情，可見其痴情至
極，故得知妻子在枉死城，揭榜只為與之相聚。



四、流傳宮廷的內府本《進瓜記》

前面已稍微釐清清代闕名的《進瓜記》與王昆玉本不同，尤其這一本《進瓜記》中劉全的妻子也叫陶氏，顯然與《釣魚船》有關。比較兩部戲曲文本之後，我們發現《進瓜記》實際是由《釣魚船》改編而來的。至於該劇的編撰者，有學者以為是清代著名劇作家張照¹³，持此觀點者是依據抄本首附的許葉芬識語：「此乾隆初大內節戲院本。時海宇乂安，每內廷演劇，輒命張文敏制詞，如《屈子競渡》，《子安題閣》，各依時令演之，謂之『月令承應』。其餘內廷諸慶事，奏演祥征瑞應者，謂之『法宮雅奏』」¹⁴。此識語作於光緒八年，去乾隆年間已遠，許葉芬對其時內廷演奏諸事未必知詳。根據趙毓龍考證，此語其實抄自昭鏈《嘯亭續錄》卷一「大戲節戲」條：

乾隆初，純皇帝以海內生平，命張文敏制諸院本進呈，以備樂部演習，凡各節令皆奏演。其時典故如屈子競渡，子安題閣諸事，無不譜入，謂之月令承應。其於內庭諸喜慶事，奏演祥徵瑞應者，謂之《法宮雅奏》。其於萬壽令節前後奏演群仙神道添籌錫禧，以及黃童白叟含哺鼓腹者，謂之《九九大慶》。又演目捷連尊者救母事，析為十本，謂之《勸善金科》，於歲暮奏之，以其鬼魅雜出，以代古人儺祓之意。演唐玄奘西域取經事，謂之《昇平寶筏》，於上元前後日奏之。其曲文皆文敏親制，詞藻奇麗，引用內典經卷，大為超妙。¹⁵

¹³ 磯部彰《張大復《釣魚船》中的劉全進瓜故事—由文人帶來的民間說話的再構成》，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頁106。

¹⁴ 郭英德《明清傳奇綜錄》，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1018。

¹⁵ 昭鏈《嘯亭續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377~378。



從上文看來，「制諸院本以進呈」的是《勸善金科》、《昇平寶筏》等連臺本大戲的編創情況。許葉芬識語將存本《進瓜記》定為「大內節戲院本」，隨即抄入昭槿語，但二者之間無必然關係。況且，本劇是否即為「大內節戲院本」尚值得懷疑，因本劇的內容並不針對某一節令，況且涉及皇帝和公主「死亡」的禁忌，恐怕不適宜作為「節戲」搬演。特別是本劇還涉及崔判擅添筆劃、暗改生死簿事，極易引發人們關於雍正帝踐祚流言的聯想。當然，張照與本劇確有關係，那就是：張主持編制的清宮連台本大戲《昇平寶筏》乙卷第八至十一齣，是據本劇刪改而成的，其中涉於「死亡」禁忌的內容被刪除殆盡，只剩「斬龍」一個單元。同時，又加入了一些迎合聖意的細節。既然本劇並非王昆玉所作明傳奇，是否為張照所做又令人懷疑，故按郭英德先生在《明清傳奇綜錄》的觀點，權將其定為清代闕名傳奇¹⁶。

為釐清《進瓜記》與《釣魚船》的關係，謹先臚列各出摘要如下：

齣目	劇情概要
第一齣 水晶宮龍王稱祝	涇河龍王於水晶宮舉辦壽宴，龍王夫人、太子與眾水卒隨侍在側，水晶宮內外等眾一同歡慶。
第二齣 風雪岸術士指迷	呂全與其妻陶氏於風雪中捕魚，遇袁守誠請求相助渡河，陶氏擺渡。袁守誠為答謝呂全，指點漁獲豐收之處。
第三齣 奇聞早動冲冠怒	夜叉稟報龍王某漁翁捕魚百發百中，原是仰賴袁守誠之占。龍王大怒，遂令水卒興波作浪，翻弄呂全夫妻之船，將人擒拿詰問。
第四齣 釣艇冤遭溺水災	陶氏隻身擺船，水翻浪掀，兀自驚恐，沒於河中。呂全暫居樵家，哀慟欲絕。然袁守誠卜之，呂全夫妻情緣未了，他日尚得聚首。
第五齣 占天卜易驚神鬼	龍王化身秀士，一會袁守誠。袁守誠論斷陰晴，與

¹⁶ 同註9，頁24。



	龍王訂約，隔日見分曉。
第六齣 設計施謀犯罪愆	下詔玉旨，降雨時辰與雨量多寡，果依袁守誠之斷。龍王不服，聽信建言，擅自改易，違天逆行。
第七齣 打招牌驚求術士	袁守誠早知龍王來探，已悉龍王布弄陰謀，怒犯天條。龍王禍事臨頭，求取解厄之法。
第八齣 察躔度祇迓天曹	天曹傳玉帝口敕，令魏徵斬首龍王，命地曹崔珏收其魂魄。
第九齣 夢許龍魂思拯厄	龍王夢中見唐王，相求保命，唐王應允；奈何魏徵夢中斬龍，天數已定。
第十齣 威驅鬼崇報深恩	龍王上奏天庭，狀告唐王失信。唐王夢中遭龍王索命，幸賴鍾馗、魏徵、尉遲、秦瓊等人鎮守宮門，及時護駕。
第十一齣 魏丞相寄書托友	唐王經此一鬧，氣數將盡。判官崔珏引魂至地曹與龍王折辯。唐王遞交魏徵書信，信中盡述建祠始末。崔珏感念聖恩，設法保全唐王。
第十二齣 崔判官添冊酬恩	龍王與唐王於天妃娘娘跟前質對，天妃娘娘論斷是非。龍王觸犯天條，天數已盡；唐王洪福未終，陽壽尚久。
第十三齣 施惠澤旨宣御座	眾臣執笏上朝，恭候唐王還陽。唐王盡訴陰曹見聞，應允判官崔珏贈瓜相酬一事，不敢或忘。
第十四齣 赴幽冥榜揭朝門	呂全喪妻，陰陽兩隔，心生死意。自揭黃榜，陰司進瓜，欲了夫妻聚首之願。
第十五齣 全信義陰司進果	呂全陰司獻果，求見妻子一面，傾訴衷情。天妃娘娘念其夫妻情深，特允兩人相見，略敘寒溫。
第十六齣 感憐念地府還魂	夫妻相見，難捨難分，但求生死同帳。呂全不願回陽覆旨，天妃娘娘深受感動，允兩人相伴還陽。
第十七齣 離合悲歡圓大夢	唐王之妹瓊英公主病入膏肓，陽壽已盡。陶氏借屍還魂，不認唐王，自報呂全家門。呂全還魂覆旨，唐王招為瓊英公主駙馬。
第十八齣 夫妻恩愛勝前緣	呂全夫妻再敘舊緣，恩愛永團團。

《進瓜記》刪掉了《釣魚船》三十齣的冗長部分，將之壓縮為十八齣。對登



場人物也做了一些修改，除了把算卦先生再次變為和《西遊記》一樣的袁守誠以外，還給呂全的妻子陶氏加上了陶舅這一親屬，作為挽留呂全不要輕易成為進瓜使的作用。另外，《進瓜記》力圖使作品的內容富於趣味性。在《釣魚船》中，故事是按照呂全臉上現出凶相、龍王化為秀才登場、釣魚船沉沒和陶氏之死、呂全流浪這一模式展開。《進瓜記》對釣魚船的沉沒和呂全的擔心進行了平行描寫，將場面安排為兩個對比情節。此外，《進瓜記》將《釣魚船》雜亂的故事展開和到龍王與神課先生打賭的過程整合，形成了龍王向陶氏訊問、查明打魚豐收的原因、把陶氏送往地獄等情節。《進瓜記》中刪掉了《釣魚船》中表現出來的太宗無德的部分，而把他描寫成一個直到最後都十分關心龍王的聖君。這可謂是內府劇的一個特徵。

瓊英公主在作品中是作為陶氏借屍還魂的肉身，處於配角的地位。算卦先生袁守誠在整個故事出現頻率也減少。從呂全夫婦與前來觀賞梅花的袁守誠在雪中相遇開始，到呂全夫婦還陽獲得了榮華富貴為止。《進瓜記》可以說是一部既顧及到皇帝御覽，又把《釣魚船》舞臺演出的可能性結合起來進行改編，結構十分嚴謹。

《進瓜記》是對《釣魚船》改編、調整而來，《釣魚船》有十二齣戲被《進瓜記》因襲，占全劇三分之一強，而《進瓜記》將其整合後，編成九齣戲，占到全劇一半。《進瓜記》第四齣〈釣艇冤遭溺水災〉涉及《釣魚船》三齣戲（七、九、十四齣），而這三齣戲的情節跳躍很大，第十一齣〈魏丞相寄書托友〉涉及《釣魚船》兩齣戲（十七、廿一齣），其跳躍性也很大。可知，《進瓜記》不止是簡單因襲前劇，還進行了必要的整合與改造。那麼，《進瓜記》的作者為什麼要對《釣魚船》進行這些整合與改造呢？磯部彰先生認為，這主要因為《釣魚船》在作品構成上不適於戲班在舞臺上演出，《進瓜記》的作者對其進行了舞臺化改



造¹⁷。其實我們可以從腳色設定推斷，傳奇的核心角色「生」，在《釣魚船》中扮劉全¹⁸，《進瓜記》中則前扮涇河龍王、後扮唐太宗，呂全則由「副」扮。也就是說，前者講述的是以漁翁夫婦（特別是男主人公）之離合為主線的愛情傳奇。後者則向百回本《西遊記》的敘事重心回歸，即「斬龍」、「遊冥」、「進瓜」。

19

五、地方戲呈現了市井性格

清代除了有內府版的《進瓜記》外，還有陝西地方劇秦腔中的《劉全進瓜》、《李翠蓮上吊》，因陝西即是唐太宗和魏徵斬龍的故事發生地。雖然兩劇講的是同一個故事，但劇名不同，其實是有原因的。《李翠蓮上吊》描寫的是《劉全進瓜》中李翠蓮金釵施捨給化緣僧侶，被其夫劉全懷疑與其通奸，她因蒙受冤屈而懸樑自盡。後來又到冥府向閻王告狀，可以說《李翠蓮上吊》是把《劉全進瓜》中最精彩部分拿出來單獨編成了的折子戲。儘管如此，兩者在同一場景的處理上仍有不同之處。《劉全進瓜》的精彩之處包括聖僧化緣、翠蓮施釵、夫妻反目、逼妻懸樑、進瓜尋妻、地府會妻、借屍還陽、皇宮招附馬等。秦腔《劉全進瓜》劇的構成與清代流傳的描寫劉全、李翠蓮夫婦糾葛的寶卷、唱本等是共通的，但在描寫接受李翠蓮施捨金釵的五台山僧侶上，儘管題目是「聖僧化緣」，卻把他描寫成是一個做買賣的和尚，這與《翠蓮寶卷》²⁰和《還陽寶傳》中把僧侶與唐

¹⁷ 同註 10，頁 110。

¹⁸ 《古本戲曲叢刊三輯》傅惜華氏藏本做「呂全」，其他版本仍是劉全，故本論文所依據的趙毓龍、胡勝《西由戲曲集》中的《釣魚船》仍做劉全，但《進瓜記》的漁夫叫呂全，這也是《進瓜記》因襲《釣魚船》的另一證據。

¹⁹ 詳見趙毓龍、胡勝〈試論清闕名《進瓜記》傳奇對「劉全進瓜故事」的改造〉，《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9 卷第 3 期，2011 年 5 月。

²⁰ 濮文起編《民間寶卷第二十冊》，黃山書社，2005 年版，頁 127-156 頁。



三藏聯繫在一起，試圖與《西遊記》掛鉤的情況不同。

秦腔《劉全進瓜》與《釣魚船》、《進瓜記》強調主人公「愛情」方面雖然一致，但在出場人物設計和故事情節的展開等方面卻存在很大差異。秦腔的《劉全進瓜》沒有採用《釣魚船》的故事模式，而是承襲了較為簡樸的故事原型。這與創作背景及觀眾階層有關，《釣魚船》是以官僚士大夫觀眾層為對象，而秦腔的《劉全進瓜》則是以城市的下層民眾和農村的普通農民觀眾為對象。在演出環境方面，《進瓜記》是在京城內府演出，秦腔《劉全進瓜》的演出地點卻是在街頭市井。

至於《李翠蓮上吊》，應屬於「白頭戲」劇目，舊時，出嫁之女若在婆家挨打受氣，苦熬不過，投縵溺水而死後，娘家族人挾械趕來，打砸一番，並要婆家以命相抵。經中人說合，除將死者隆重安葬、償付一定金錢外，安葬之日還需罰戲謝禮，稱為「白頭戲」。罰戲用款由婆家支付，所演劇目需有劇中角色穿白飾孝，號啕痛哭者。演出「白頭戲」之意是損害婆家聲譽，告誡四鄉不可與其做親。演出地點一般設在距「婆家」近處的場院、路口。觀者多為行人、兒童和娘家助威者。這就是「罰戲」的一種。《進瓜記》中強調的是「夫婦之愛」，對陶氏之死這樣不吉利的事只輕描淡寫。秦腔等地方戲則恰恰相反，很多都是強調了故事中的不幸內容，把「上吊」一場戲作為全劇的高潮，並借演員之口傾訴死者的悲憤，似乎是在呼籲這樣的悲劇今後絕不能再次發生。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兩種戲曲所包含的基本精神是完全不同的。

同屬市井性格的說唱文學作品，改編手法也很受觀眾歡迎，例如《還陽寶傳》，得到李翠蓮施捨金釵的僧侶變成了帶著悟空、八戒等取經的唐三藏，試圖讓人們意識到唐三藏就是陳光蕊和殷鳳英之間所生的江流兒，在圍繞僧人身世方面使聽



眾聯想起陳光蕊江流和尚的故事。《還陽寶傳》中的劉全在性格被描寫成一個貪婪和遇事不能深思熟慮的人物，內容還添加了劉全在李氏自殺後，受天命的安排窮困潦倒變成乞丐四處流浪的情節，增添劉全成為進瓜使前往陰曹地府的合理性。

《翠蓮寶卷》則講的是夫妻間的一點誤會，唐三藏之所以能與李翠蓮相遇，是因為觀音為了達到讓李翠蓮回到天上的目的，命令唐三藏來破壞劉全和李翠蓮夫婦關係。唐三藏奉觀音之命來到揚州府李翠蓮家，並用恐嚇的手段從李翠蓮手裡奪走了金釵。之後為了陷害李翠蓮又來到了劉全外出的地方，一邊暗示自己與李翠蓮通奸，一邊要把金釵賣給劉全。當對妻子的貞操起了疑心的劉全匆匆趕回家時，在路上又遇見了鄰居王婆。王婆是個恩將仇報的小人，因向李翠蓮要錢屢次遭到拒絕而心懷不滿，於是向劉全編造了李氏趁丈夫不在招唐三藏來家喝酒的謊言。劉全勃然大怒，回到家中不分青紅皂白把蒙在鼓裡的善良妻子吊起來暴打，結果逼得李翠蓮上吊而死。由於邪惡之人的介入，終至成了一場日常生活中的家庭悲劇。²¹

六、東方版奧菲斯？明華園歌仔戲《劉全進瓜》

明華園歌仔戲團的招牌戲之一《劉全進瓜》，在第二代寫手陳勝國的創作編導下，又呈現了嶄新的風貌²²。苦讀多年的男子劉全在落榜後，情緒丕變。他怒對勤奮持家的賢妻，將所有的不滿發洩在她身上，認為是她帶來了壞運氣。妻子李翠蓮面對丈夫所有的指責，只是暗自苦吞。

²¹ 詳見李蕊芹、許勇強〈略論明清傳奇說唱系統中劉全進瓜故事的嬗變〉，《戲劇文學》，2012 年第 1 期，頁 96~99。磯部彰〈社會階層帶來的文學變化—談劉全進瓜、李翠蓮還魂故事〉，《中國文學研究（輯刊）》十一輯，2008 年 01 期。

²² 本劇為 1986 年明華園轉型參加大舞台演出，首度於台北國家劇院演出的戲碼，此後《劉全進瓜》遂多次於重要場合演出。



劉全無意之間，順勢解救了醉酒的第十殿閻羅轉輪王，兩人相談甚歡，義結金蘭。由於李翠蓮曾解救欲尋短見的女子，因此得罪了找尋替身的厲鬼。僧人路過劉家，發現李翠蓮有劫難，因而特意留下靈符以化解即將到來的厄運。誰知，最後卻因為劉全見到李翠蓮與她的表兄，也就是和他共同赴考而高中探花的竇晚樵，正高興地談天，令他不由得怒火中燒，撕掉了靈符，更惡言質疑妻子的不忠。李翠蓮頓感悲悽時，厲鬼趁隙而入，使得李翠蓮自縊身亡。劉家痛失賢媳良母，劉家兩老悲憤交加。適逢皇榜徵召入地府送瓜果之人，後悔又傷心欲絕的劉全揭榜，自願入陰間，只求見妻子一面。

唐太宗之所以徵人送瓜果入地府，是因為魏徵奉命處斬了犯天條的涇河龍王，龍王則怒擒原先答應保他性命的唐太宗入地府。眾閻君決議，龍王得以投胎，唐太宗得以返回陽間。唐太宗允諾，還魂後，必定回贈陰間欠缺的瓜果。因此，曾一心追求功名利祿的劉全，首次擔負的官職，即是前往陰間地府的送瓜使者。

一路上，劉全心裡已設下妙計，如何與閻王鬥智奪回妻子的魂魄返回陽世，而閻羅王也非省油的燈，尤其手底下的牛頭馬面、黑白無常個個更是精如猴子。儘管李氏已經死之多時，容顏已醜、軀體已腐，愛妻之情逼使劉全妙計迭出；然閻羅王掌管生死的權威公信，陰間的律法規範自是不容劉全破壞，劉全妙計也因此無法得逞。

心急如焚的劉全，追趕至枉死城，湊巧遇上十殿閻羅轉輪王。轉輪王借給他眾鬼及閻君都畏懼的打鬼棒，讓他勇闖城內尋妻。劉全大鬧地府，偕妻欲離，遭到九殿閻君與地藏王菩薩的阻擋。劉全與李氏仍堅持困獸之鬥，最後，終於因劉全執著的真情感動了轉輪王，助其逃入轉輪台進入六道輪迴……艱辛的地獄之旅，就在轉輪台飛出一對比翼鳥之後結束，傳為一段佳話。



明華園的這個版本，將夫妻之間的遷怒、家暴等尋常家庭會面臨的瑣事刻畫入微，在融合民間的神鬼傳說，使得全劇瀰漫民間色彩，充分打動戲迷。在劇種特性及劇團特色上，刻意安排以丑來演繹十殿閻羅轉輪王這個腳色，且戲份很重，形成生丑並重的搬演模式，正可讓劇團的特色演員有發揮之處。就劇本而言，顯然也在原有故事上加枝添葉，淡化唐太宗遊地府的情節，涇河龍王事也只是背景，重點擺在劉全與妻子及轉輪王的互動，以及地獄樣貌的描寫。

由於劉全自願拚死去地府救妻，不禁讓人聯想起希臘神話中的奧菲斯（Orpheus）故事。擅長彈奏七絃琴的奧菲斯，因妻子不慎被毒蛇咬死，傷心欲絕的他闖入地府，用淒美的琴聲感動了冥王，答應讓他將妻子帶回陽世，並叮囑他在離開地府之前，千萬不能回頭。但就在即將回到凡間之際，奧菲斯禁不住妻子哀求，回頭看了她一眼，他的妻子立刻消失在黑暗之中，從此夫妻天人永隔……。在這兩個故事裡，男主角入地獄拯救妻子的行為令人動容，然而結局不同，希臘神話是悲劇，劉全進瓜二人墜入輪迴道，化作比翼鳥，應該算是半個喜劇。或許比做東方奧菲斯不盡恰當，但就地府救妻的舉措來說，倒是異曲同工啊！

七、結語

《西遊記》中「斬龍」、「遊冥」、「進瓜」這三段故事，由於涵蓋天界神明、人間至情以及地獄群像，一向適合戲劇及民間文學傳唱發揮。劉全進瓜以其內在的故事張力，在後代戲曲中仍然傳唱不衰，並脫離《西遊記》，以單線發展的形式形成獨立的傳播體系。近年來也有新編戲曲是以地府冥界為題材，例如台灣京崑劇團的《閻河渡》²³改編自傳統老戲《陰陽河》、唐美雲歌劇團的《冥河

²³ 台灣京崑劇團於 2013 年 11 月 29、30 在城市舞台演出。《閻河渡》據佚跡老戲《陰陽河》原作重新發展，再展創意。以張茂深、李桂蓮夫妻的生死契闊為引，帶出插手閻河迷障的始作俑者



幻想曲》²⁴直接改編自奧菲斯神話，都能發揮新意。期盼未來相關題材作品的改編，能有更進一步的創發。

八、參考文獻

〔明〕祁彪佳《遠山堂曲品》，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

〔明〕世德堂刊：《西遊記》（世德堂本），《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明〕朱鼎臣刊：《鼎鑄全像唐三藏西遊釋厄傳》，《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

〔明〕朱鼎臣、楊致和《唐三藏西游釋厄傳·西游記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

〔清〕昭鍾《嘯亭續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趙毓龍《劉全進瓜故事演變研究——以戲曲文本為中心》，遼寧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

李修生《古本戲曲劇目提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年。

月神、坐困鬼店千年的店家及新丈夫鬼捕頭倪木。閻河既是無路可出、荒廢頹圯的迷宮，又是迷途者沈醉耽溺於情感的樂園。看古往今來多少勘不破情關，糾纏於愛慾的痴男怨女，在此陰陽交界處悠悠蕩蕩、尋尋覓覓……。

²⁴ 唐美雲歌仔戲團於2016年4月21~24日在國家戲劇院演出，故事敘述：傳說冥河是亡者悲淚匯聚而成，世人終將來河，渡過冥河才能到達死亡國度。傳說死神／睡神是黑夜女神的雙生子，死神無情收割一切生命，睡神則賜與世人短眠與幻夢。當罹患「職業倦怠」的死神來到人界，遇上「等待靈感」的絕世天才音樂家，一椿來自冥界的神祕委託案，開啟一段意想不到的驚喜之旅……



郭英德《明清傳奇綜錄》，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年。

胡勝、趙毓龍校注《西遊戲曲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2018 年。

磯部彰《張大復《釣魚船》中的劉全進瓜故事—由文人帶來的民間說話的再構成》，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 年。

濮文起編《民間寶卷·第二十冊》，黃山書社，2005 年版。

李蕊芹、許勇強〈略論明清傳奇說唱系統中劉全進瓜故事的嬗變〉，《戲劇文學》，
2012 年第 1 期。

磯部彰〈社會階層帶來的文學變化——談劉全進瓜、李翠蓮還魂故事〉《中國文
學研究（輯刊）》十一輯，2008 年 01 期。

趙毓龍、胡勝〈試論清闕名《進瓜記》傳奇對「劉全進瓜故事」的改造〉，《遼
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9 卷第 3 期，2011 年 5 月。

